

# 讓學生懂常人之事，按常情說話

## ——推介兩篇歷史本科生畢業論文並談體會

梁洪生

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今年恢復了本科畢業論文必須答辯的做法，論文不僅要經過開題論證，要和指導老師反覆商議，而且查閱資料的工作也受到檢查，要求以寫週志的辦法加以記錄。學生因此比往年顯得緊張，論文的總體品質也比較好。老師對學生的「指導」關係，一般都經歷了兩個階段才確定：先是由學生報名，選擇自己想做論文的專業方向，例如是中國古代史，還是地方史等等；其後是把選擇了不同專業方向的學生名單分別發到對口的教研室，由教研室把學生們召集起來，師生當面逐個商討，一一認定「導師」。我是地方史教研室有指導資格的教師之一，指導了8名學生，最後論文答辯成績評定是2優6良。獲「優」的男生為殷星橋，2000級本科班學習委員；女生劉秒伶，平時學習成績約居中等。兩人都沒有準備考研的複習過程，所以其歷史知識和專業理論沒有因為準備考研而得到強化和提高，但也沒有因為準備考研而分心，而是用了三個月左右的時間集中精力做論文，並有多次的修改完善。現在，殷、劉二人的論文一併刊載於後，是否成理，品質如何等等，請讀者鑒定，我不予評述，而只想說明我如何與他們確定了選題，作了哪些「指導」，原稿的哪些部分（哪一類問題）我作了改動，以及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實施並提升了我對指導大學歷史本科生論文寫作的哪些理念和認識等。祈望與同仁共商，並得到教正。

### 1. 選好題，讓本科畢業論文也有所貢獻

這十多年來，無論是我自己還是指導碩士畢業論文，都有一個越來越明確的追求，就是一篇論文寫出來必須要有貢獻。具體說就是不炒剩飯，不做重複勞動，要為學術發展盡力做一些建設性的工作。其實這也是對一個學者的基本要

求，儘管對自己而言也不是很容易做到，學生的論文就更要努力才能做到。

江西師大的學生多數來自縣城與鄉鎮，當他們第一次談地方史論文的選題意願時，往往有相當一批人會首選其家鄉的名人，如廬陵歐陽修、臨川王安石、奉新張勳等。出現這種情況實也難免，並完全可以理解：無論是我們的通史教育，還是他們平時在家鄉所聞，都是幾個標誌性的「歷史名人」，學生們對其他歷史人物的瞭解實際上是很少很膚淺的；另外，在圖書館和其他地方文化部門，也比較容易找到關於這些名人的論文集、宣傳冊等，學生認為「有材料」可供參考，潛意識中多少有些圖省事、走近道的企望。每遇這種情況，我作為指導老師，對已有研究狀況和學術史的把握就十分重要，此時要儘量說明此類名人研究留下的空間不大，本科生論文因為時間和篇幅限制，都難以有所突破，容易平淺，一般化，「貢獻」就談不上了。所以如果有學生只想寫人物而沒有具體人選時，我一般都建議他們去關注地方的二、三流歷史人物——幾乎都是空白，但地方社會有可能保留一批相關的資料，如個人文集、碑刻、墓誌銘、家譜，以及可能存在於地方社會的一批口傳材料等。學生如果可以在這一方面下力氣，哪怕只完成了材料的初步收集和線索梳理，「貢獻」也就表現出來了：因為他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系統瞭解和研究這個歷史人物的人！

然而，要真正做到「選好題」，最重要的還在於要學生掌握好的材料——史學研究的本質要求，還在於要有「史料」，有說話的根據，本科生做論文首先應該懂得這一點。殷、劉二人的論文所以做得令我滿意，我以為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拿到了一批好材料，如殷星橋讀到了《河港課稅分戶冊》手抄本，並和諧牒加以對照；劉秒伶

從其外祖父手上得到一批從事「禮生」活動的原始資料，如果不是家人或近親，恐怕會「踏破鐵鞋無覓處」。但是問題在於：怎樣可以讓學生拿到讀到「好材料」呢？關鍵在於先要和學生談，而且不止一次地談，多問，多啓發，一方面是探討做什麼题目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在觀察學生的學識、性格、表達能力和悟性等等，就是個「量體裁衣」的過程。殷、劉二位就是在這種談話過程中，逐漸把他（她）們的親人的職業、活動以及收存資料的一些線索記憶起來，介紹出來，把他們的一些認知和感覺啓動了。而一旦到了這種程度，憑我自己做研究的經驗和直感，就知道「有戲了」，值得跟蹤深挖，往往還會有令人喜出望外的更多發現在後面。殷、劉二人利用寒假期間的尋訪和後來的幾次補充調查，都印證了這種判斷和預期是對的。其實「有戲」的新材料又何嘗只存在於學生的家中和民間？只要學生真正進入了圖書館古籍部，埋頭於檔案館，未被發掘和利用過的史料實在太多，哪裏寫得完？這一點，很大程度上甚至是起決定作用的，是看指導老師自己有沒有積累，心裏有沒有一本帳，是否知道各類資料大致的存藏情況，是否可以判斷其價值，是否有明確而逐步深入的指導，有比較負責的定期檢查，以促使學生查閱史料能「落實到位」，並看到「問題」。如果做到了這些，學生是會跟著老師走的，而且可以感動學生。學生積極性上來了，畢業論文才會做得好。一篇本科生畢業論文的選題，即體現了指導老師的學術旨趣和見識之高低。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個題目選好了，論文已完成了一半。

## 2. 多交流，讓學生學會以「常情」分析問題

客觀地說，一旦面對來自地方社會基層的史料，尤其是一些手抄本、稿本等，就連一些教歷史的老師也難以讀懂，不知所云，更何況是一些尚未出道的本科學生呢？所以當學生不懂得，不知所措時，指導老師就必須和學生多交流，多討論。尤其是在讓學生學會以常情分析問題方面，要多加引導。如在指導殷星橋一文時，就首先讓他儘量瞭解現在和過去漁民使用的捕魚手段（如

「草網」、「鐵腳網」、「爬網」、「放鉤」、「張簦」以及鷓鴣捕魚等）有哪些相同，哪些不同，為什麼會有相同和不同等，使他意識到湖區民眾的生產和生存手段有很長的延續性，通過對當代漁民的現狀調查，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文獻中說的不少問題。這其中的「常情」，就是在一個基本相同的水網地帶，作為個體的、經濟能力有限的漁民可以使用的捕魚手段也是有限的，「歷史的延續」既是一種傳統影響和學習的結果，同時很大程度上也是對「現狀」的一種無奈接受而已。在這樣一種有很強制約性的生存背景下，「今天」和「過去」就不可能被截然分開，而是存在著很強的邏輯聯繫和因襲成份。又如劉秒伶找到其外祖父近三年做「禮生」的收入帳目單，但不會分析，不知道如何以之說明問題。於是我先讓她找到《萬安縣地名志》上的地圖，要她把帳單上提及的所有地名一一標在地圖上，然後以其外祖父的居住處為圓心，畫出這位「禮生」的活動半徑，並測量空間距離的遠近。再把其「禮生」活動的具體事項逐個落實到這幅空間圖上，實際上是讓她關注到其外祖父在老年時期的影響還有多大，換言之，也是要搞清楚最遠來請其做「禮生」活動的人住在哪裏。光是這一個關注點就足以引出一系列問題來，譬如交通是否方便？要不要借助交通工具？收費上是否有遠近之別？等等。應該說，這兩個學生都是頗有悟性的，在對上述問題加以點撥後，即收舉一反三之效。之後的其他問題就會自己提出來了，不僅涉及的方面多起來，而且做好論文的自信心也越來越強。

這兩篇文章的一個共同點，是關注了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生活變遷史，並嘗試與整個社會的變遷過程聯繫起來。我認為這樣一種視角的培養在目前歷史教學中是十分需要和有特別意義的，可以上升到一種史觀的高度來認識。客觀地說，目前中國大陸本科教學中的「歷史」課程，基本上還是沒有「人」的歷史——包括「名人」、大眾、起義領袖、革命英烈在內，幾乎都是抽象的符號而已。僅就我教的本科大四學生而言，約有70%來自縣、鄉、村這個大的農村基層社會，但是

如果和他們談農村、農業、農民以及這些問題的歷史演變，經常會發現很多的東西他們不懂得，許多的是視而不見，說不出所以然。究其原因當然很多，但我認為與我們歷史教學中的內容關注和引導不無關係。我們歷來習慣講「不可抗拒的規律」，習慣講古往今來的「紅頭文件」，習慣講場面宏大的英雄史詩等等，但很少從歷史的角度（而不是從施政的角度、宣傳的角度）去提請學生關注他們身邊活生生的、小範圍的、個體的事件史、生命史、生活史。仔細想想，前面所說的「常情」，無非是要學生在具體的研究中首先學會考察人們怎樣生產、怎樣吃住、怎樣生活，以及這些情況的前後變化及其各種致因。我想這是歷史唯物主義一些最實在、最基本的要素吧？但老師沒有在這些方面下大力氣，「歷史」沒有了血肉，沒有了生氣，而只是與學生無關的「過去」。學生到了大學四年級了，還不會以此來觀察現實問題，而一旦面對「史料」，看到豎行書寫的、用繁體字表達的過去的社會生活內容，肯定就更茫茫然，更不知「歷史」為何物了。

對學生的認識現狀應予理解而不可苛求，但對老師來說，努力提高和健全學生的理解能力則是應盡之責。有鑒於此，從今年開始，我在給本科一年級學生講授「江西歷史與省情」課程時，作了兩個改變：一是把重心和三分之二的時間放在「省情」，以大量的照片和地圖展示學生們以往在鄉土環境中經常見得到的東西，結合提問，隨時隨地解釋其從過去到現在的變化過程，也就是以一批實物的歷史匯合為一個「歷史」。二是作為平時考核成績，要求每個學生寫一份4,000至5,000字的家史，大的題目框定為「我的家鄉和我的家庭」。學生起初覺得無甚可寫，有些學生的第一個疑問是：「鄉下的事有什麼好寫？」我的回答很肯定：「鄉下的農民也應該有人為他們寫歷史，你們的父母應該有人為他們寫歷史，否則，你是怎麼來的？怎樣能考取大學的？」初稿出來後，我只要求補充不應缺少的方面，鼓勵他們儘量寫出前輩的遷移史、發展過程及生存現狀。到學期末，應該說我收到了一批超出我預期的文字，其中有十餘篇很令我感動並不免心酸的。

現在，我已將這批文字統統輸入了電腦並將列印成冊，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讀了它們之後會相信：大學一年級學生心中也有「歷史」，並相信如果學生從大一開始訓練，他們到大四作畢業論文時，會比他們的師兄師姐們更懂得「常人之事」，會更善於從「常情」來分析問題。

強調讓學生懂得「常人之事」，善於從「常情」來分析問題，是因為還有一種認識和用心包含在內。那就是我們現在帶的碩士研究生中，有一些是本科畢業保送升學的，一般而言，專業基礎比較好，外語不錯。另外，近些年來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學術譯著，老師在課堂作的理論介紹也比以前多，如「國家」、「社會」、「文化」、「權力」、「精英」等等概念，可謂耳熟能詳——結果常常會發現，一些研究生寫起文章來，不是沒有史料，而是史料是史料，甚至史料很豐富，但觀點和結論是既定的，是前置的，歸來歸去必定回到那樣幾個概念中去，八股得很。結果，史料中的血肉沒有了，具體的生活場景和複雜的社會關係沒有了，許多細讀進去會令人驚歎的「偶然」、「機緣」以及非常多的個人因素都不見了，這種「研究」的深度和可信度顯然是應該存疑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一些研究生因為知道了一些「理論」而找到了一種偷巧的方法，就是「套用」而不願意動腦筋，不願意去仔細標點史料，去推敲每句話的本來含義，不願意把「話」和說話的「人」聯繫起來做動態的分析。所以，希望學生從本科階段開始，就學會動腦筋，善於用眼睛去仔細看，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感性知識去體會，去悟。記得有一次聽張兆和博士說他面對史料的時候，有「戰戰兢兢」的感覺，惟恐理解錯了，解釋錯了。我想他是說光看見文字的東西，不一定能懂得文字表達的東西，以及文字後面的東西。真正要懂得「常人之事」，會用「常情」來分析問題，是不容易的，必須有不斷的提醒和訓練才可以做得比較好一些。

### 3. 留空間，為本科畢業論文的意義定好位

我對本科生論文的兩個方面一般不加什麼修

改：第一是他們對以往學術史有一定瞭解後借鑒的一些論文觀點，如殷星橋文中先後提到梁方仲、劉志偉、（日本）片山剛的觀點，如劉秒伶文中竭力去與廈大劉永華博士的「禮生」研究相比較等。這些論文觀點多數都是我作為指導老師介紹的，既是為學生立一個參照之物，提供一種已有的「解釋」，也是對學生的一種理論提高，開闊學生的思路。但是，不可企望本科學生在幾個月時間裏就真正吃透這些「解釋」背後更深層的東西，學生的引用只能是很直接的，很「技術」的，甚至可能是很片面的，但不必深究和苛求，而更應看到學生知道了這些「解釋」的存在，會加以引用，他們在論文的「問題意識」方面學了一手，就行了。第二是對他們寫的結論（包括「前言」、「結語」等），除非我認為是完全錯誤的語句，否則都基本保留原文，所以各位讀者還會在這些結論性的語句中看到稚嫩，感到不完善，甚至謬誤——但我想這種「原汁原味」的東西，正代表了一個歷史系本科生做完一篇畢業論文時的認識水準和分析能力，如果將其

改變了，那就分不清是「學生的」，還是「導師的」水準和能力了，更可能因為導師改出了一個比較完善、「有水準」的結論，而與該文的其他部分表現出明顯的不同，根本不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前後呼應，反而成為敗筆。所以，讓其保持一種比較和諧統一的本來狀態是上策，我把這種做法稱為「留空間」，就是說「不做滿」，不把本科生的論文拔高到失去其本來面目的程度。我一直認為：大學歷史系本科生撰寫畢業論文的基本意義，並不是檢核其研究能力的高下及引用理論和觀點的正誤，而是讓本科生通過這樣一個訓練，知道怎樣引用史料才規範，怎樣措辭才可以和文學研究和其他人文學科的研究相區別，文風如何才算是基本符合規矩的史學研究論文，用什麼樣的依據可以得出何種程度的結論等。符合這些要求的話，就是一篇基本合格的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論文。學生畢業以後，無論他是否從事與歷史教研相關的工作，他們至少基本知道了哪些是和怎樣寫「歷史學論文」，我們進行這番指導和訓練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講座系列之二十七

## 「反思史學」概要：文本與情境

王明珂教授主講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日期：2004年12月29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中山大學歷史系永芳堂多媒體教室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

查詢：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電話：(86)20-84114831 傳真：(86)20-84113308 電郵：hshac@zsu.edu.cn